



歷史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歷史精神

錢

穆著



111
N91
682

中國歷史精神



錢 穆 著

滄海叢刊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WSB 1993年 6月 1日

序

本稿係民國四十年春在臺北應國防部高級軍官組之特約講演，前後共分七次，每次兩小時，由臺北廣播電臺臺長姚君善輝當場派員錄音，事後由楊君愷齡就錄音片整理，並得姚君善焯之襄助，獲成初稿，再由講演人略事修潤，大體保留講演之原面目。本稿旨求通俗，略陳大義，於歷史事實，未能多所援據。拙著有與本稿所講可互相闡證者，計有下列之諸種。

國史大綱

(上下冊)

國史新論

(一冊)

中國文化史導論

(一冊)

文化學大義

(一冊)

中國思想史

(一冊)

政學私言

(一冊)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一冊)

儼蒙閱者就上列各書參合讀之，當更明瞭本講演之精神及其理論根據。
中華民國四十年十月十日國慶節錢穆誌於香港九龍之新亞書院

前 言

諸位先生：今天本人感覺非常榮幸，非常高興。諸位在自己職務很忙的中間，抽暇來聽我講中國歷史。本人年輕時，是一個失學的孤兒，未能從先生好好進學校。記得在四十四五年前，我尚爲一小孩子，那時便常聽人說中國快要滅亡了，快要瓜分了，我們中國就要做印度、波蘭之續，被西方列強滅亡瓜分。當時聽到這種話，就感覺到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究竟我們國家還有沒有前途呢？我們的民族，究竟還有沒有將來呢？我常想這個問題若得不到解決，其他問題不值得我們再考慮了。恰巧在那時，我讀到了一篇文章，——梁任公先生的『中國不亡論』。——

一 / 一 他認爲中國是決不會亡國的。我讀了這篇文章，無異如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刺激我、鼓勵我，中國還有前途，民族還有將來，我們中國人的人生還有其意義和價值。但我在那時一般的悲觀空氣瀰漫局面之下，還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話。我還是懷疑，中國究竟能不能不爲波蘭印度

之續，而不被滅亡和瓜分呢？當時，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話可信，但還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話。因為要希望能證明梁先生這句『中國不亡』的話，才使我注意到中國的歷史。我總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國，我常常想，我們要知道明天將來的事，總該先知道一些昨天過去的事。這樣經過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這一問題，始終盤旋在我心中，到今回想，這四十多年的中國，也實在依然是黑暗混亂，內憂外患，使人悲觀。但對梁先生中國不亡這四個字，開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隨後却變成了信仰。我認為中國不僅不會亡，甚至我堅信我們的民族，還有其更是偉大光明的前途。證據何在呢？我敢說，我這一個判斷，固然是挾着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感的成分，然而並不是純情感的，乃是經過我長時期理智的檢討，而確實有其客觀的證據的。這證據便是中國已往的歷史。所以我自己常說，我此四十多年來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並不是關門研究某一種學問，而是要解決我個人當身所深切感到的一個最嚴重不過的問題。今天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在我自己，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種信仰，祇要有人肯聽我講，我一定情願講出我知道的一切。這一次總政治部要我來講中國歷史，我當然非常地高興。以後七次時間，準備分為七個題目來講述。

一、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

二、中國歷史上的政治。

三、中國歷史上的經濟。

四、中國歷史上的國防。

五、中國歷史上的教育。

六、中國歷史上的地理與人物。

七、中國歷史上的道德精神。

內 容 簡 介

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其間治亂興替，波瀾雲詭，常令治史的人望洋興嘆，無從下手，讀史的人望而卻步，把握不住重點。

本書作者錢穆博士，以其淵博的史學涵養，敏銳的剖析能力，將這個難題解開了，使人得窺中國歷史文化的堂奧。本書不但能夠讓你在短期間內獲得完整的歷史概念，更能幫助你深入瞭解五千年來歷史精神之所在，從而認清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背負的歷史使命及應當努力的方向。



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民前十七年（一八九五）生。民元卽在鄉村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至大學。曾任燕京北大清華師大西南聯大齊魯華西川大江南大學各校教職。大陸陷匪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民國五十六年，來臺定居。

先生為學，兼涉四部。著述數十種，有關經部者，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關史部者，有秦漢史、國史大綱、史記地名考。有關子部者，有孔子傳、論語新解、莊子纂箋、莊老通辨、先秦諸子繫年、朱子新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關集部者，有理學六家詩鈔。其他不勝枚舉。

中國歷史精神 目次

序

前言

第一講	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	一
第二講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	一九
第三講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	三九
第四講	中國歷史上的國防	五七
第五講	中國歷史上的教育	七八
第六講	中國歷史上的地理與人物	九五
第七講	中國歷史上的道德精神	一一三
增附第一講	中國文化與中國人	一二九
增附第二講	從東西歷史看盛衰興亡	一四六

第一講 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

(一)

人類的知識，雖說千門萬戶，浩瀚無涯，扼要講，可以分爲兩大類：一是屬於自然的，一是屬於人文的。整個世界一切現象，也不外乎這兩大類。自然指的是屬於人以外的一切，人文指的是屬於人類社會本身的一切。當然人生亦是自然中一部份，但我們站在人的立場，應該看重人生自己的地位，所以我們將整個世界分爲自然人文兩大類，也並無不合自然處。因爲此兩大對象之不同，我們求獲關於此兩大類的知識的方法也不同。據常識講，自然開始是沒有生命的，純物質的，後來慢慢兒在自然中間產生了生命，慢慢兒又在生命中間產生了心靈。從有了心靈，才又產生了歷史。我們研究自然科學，最基本的應該先懂得數學與幾何，這些都是屬於抽象的，祇講

數量與形式，這是一個本身空洞而又能概括一切的學問。然這是祇對自然科學而言是如此的。若我們講到人文科學，則不可能拿數學幾何的數量形式來概括，應該把人生已往一切實際而具體的經驗綜合到幾個可能到達的最高點，這就成爲歷史知識了。所以歷史是研究人文科學一種最基本的學問，正如數學與幾何之對於自然科學般。

試進一步再詳說歷史的內容！歷史是什麼呢？我們可以說，歷史便即是人生，歷史是我們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經驗。歷史本身，就是我們人生整個已往的經驗。至於這經驗，這已往的人生，經我們用文字記載，或因種種關係，保存有許多從前遺下的東西，使我們後代人，可以根據這些來瞭解，來回頭認識已往的經驗，已往的人生，這叫做歷史材料與歷史記載。我們憑這些材料和記載，來反看已往歷史的本身，再憑這樣所得來預測我們的將來，這叫做歷史知識。所以歷史該分三部份來講，一爲歷史本身，一爲歷史材料，一爲我們所需要的歷史知識。

如果我們要把已往整個人生的全部經驗，完全地記錄保留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人生很繁複，又是很遙遠，過去的一去不留了，我們能憑甚麼方法，把已往的全部人生保留下來，記錄下來呢？這既不可能，也是不需要。我們祇求在已往人生中，擇其特別重要的，保留記載，使我們得根據這套保留和記載，來瞭解過去的經過，那就已夠了。然而這也依然極艱難，這需有一套精卓的技術。第一先要能觀察，能觀察然後能記載。正像一切自然科學者，也先從觀察開始，才能有所記錄的。

我們研究歷史，既是包括人生的一切經驗，我們該先懂得運用某一套的眼光來觀察，然後才能得到某一種瞭解。瞭解以後纔能開始有記載。如我們沒有一套觀察人生的修養，也就無法瞭解此人生，即就不可能將人生的一切恰當地記載了。我們根據這一點來講，可見史學不僅是在保留人類已往的經驗，而實際是要觀察瞭解全部的人生，來求得其中的意義和價值，然後才能成爲一種恰當的歷史記載。史學正是保留人生經驗，發揮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義和價值，以傳諸後世，使後世人能根據這一番經驗，來作爲他們人生的一種參考和指導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歷史是人生全部經驗的總記錄和總檢討。

(二)

不過也許人要講，過去的人生，在歷史上不可能重演，秦始皇漢武帝過去了，不會再來一個秦始皇與漢武帝。舊的已經完了，我們要向前獲得新的。歷史既成過去，我們如何能憑藉以往歷史的經驗和其意義，來指導我們將來的人生呢？這裏面有一個極大的問題，我應該再申說。我認爲就歷史講，歷史上的時間，與我們普通指說的時間有不同。歷史上之所謂過去，我們可以說它並未真過去。歷史上之所謂未來，我們也可以說它早已來了。倘使我們把這樣的歷史上的時間來講，前一段時間既未過去，後一段時間又早來到，換言之，歷史時間有它一種綿延性，在瞬息變化中有它凜然常在的一種特殊性。讓我用一個簡單例子來講。如我今天到此講演，現在已經講

了半小時，但我可說這半小時並未真過去。如果這半小時真過去了，不在了，那末我講的下一句話諸位將一定聽不懂，或是不瞭解。我們要瞭解聽懂下一句話，定要銜接着上面講的一路聽下來。所以說，過去的半小時並未真過去。而我這下面的一句話，此刻雖沒有講出，但必然會講出的。今天預定要講演兩小時，下面這一小時半的話雖未到來，而確實已到來。但須有待於此番講演內容逐步的開展。一切歷史演變都如此。所以說：歷史時間過去的未過去，依然存在著。未來的早來到，也早存在着。惟在此時間中，必有其內容演變，而始成其為歷史。

歷史是我們人生的經驗，人生的事業，而事業必有其持久性。故凡屬歷史事件，都是一種具有持久性的事件。那些事件，不僅由過去持續到現在，而且又將持續到將來。我們研究歷史，並不是說只要研究這事件的過去，而實是根據過去，來瞭解現在。不僅如是，而還要知道到將來。歷史事件是一種遠從過去透過現在而直達將來的，有它一貫的一種歷史精神。

諸位此刻來在臺灣，臺灣已經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今天臺灣是光復了，我們到臺灣來的一切所見，不僅是今天的臺灣，還看見日本人五十年來所統治的臺灣，這是臺灣日治時代五十年來的歷史。如果我們不瞭解日本人統治臺灣五十年的過去，也就無法瞭解臺灣的今天。由此可知，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的歷史，仍然存在於今天，不可能抹殺，不可能取銷。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這段歷史不可磨滅，確實存在到今天。推此言之，中國人自己團結成一個民族，創造成一個國家，五千年到今天了，請問！若我們不瞭解過去的五千年，又何能瞭解今天的中國？

如果你是別一個星球上的旅客，驟然來到這地球，縱然你能認識這地球上人使用的文字，你能瞭解這地球上今天報紙所講的是怎麼一些事嗎？不要說你是從別一個星球而來的旅客，就算你得了一場病，在醫院裏睡了三年，沒有同世界上任何消息接觸過，你驟然讀到今天的一張報紙，也將十句九不懂。這不是你不認識報紙上的文字，不懂得這許多句子，而是你不瞭解這一段歷史。因於不瞭解以往的歷史，所以也根本不能瞭解這現在。我們這一個現在，就是整個歷史中之一面，從全部歷史演變開展累積到今天。這一種演變開展，是我們所要講的歷史的本身。

所以歷史是一種經驗，是一個生命。更透澈一點講，歷史就是我們的生命，生命不可能由半中間切斷，不能說我今天的生命和昨天無涉。我今天的生命，是我以往生命之積累演變開展而來的利那的平面層。而又得利那利那演變開展到下一平面層。我以往的生命，實在並沒有過去。過去了就是死了，我們的生命則沒有死，不僅保留到今天，而且必然還得有明天。生命一定會從過去透過現在直達到未來。要瞭解歷史時間，必先瞭解這一個意義。

孟子書中有一句話，可用來講這一意義。它說：『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所經過的一切都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却是神而莫測。歷史上一切經過都化了，有的沒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還要化，這個化便孕育了將來。過去現在未來一切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說是神。要能過去透達到現在，才始是有生命的過去。要能現在透達到將來，纔算是有生命的現在。這才可說它有歷史的精神。有了這精神，才能形成爲歷史。如果過去的眞過去了，不能透達到現

在，這是無生命的過去，就沒有歷史意義，沒有歷史價值了。如果我們祇有今天而沒有了明天，這個今天，也就沒有歷史意義和價值。我們一定要有明天的今天，這個今天，才是歷史的今天。歷史就是要我們看這一段人生的經驗，看這一番人生的事業，直從過去透達到現在，再透達到將來。人生的意義就即在這裏，人生的價值也即在這裏。我們要講的歷史精神，就要把握這一點，從過去透進現在而直達將來的，這就是我們的生命。祇有生命才有這力量，可以從過去透進現在而直達將來。所以歷史時間不是物理學上的時間，不是自然科學裏的時間，這一秒鐘過去了，那一秒鐘還沒有來，這一秒鐘是現在，那一秒鐘是將來，可以指說分別。人文科學裏的時間，有一個生命在裏面，從過去穿過現在而逕向將來，它是一以貫之的。這一個生命，這一個力量，就叫做人。這樣的人生才成了歷史。歷史是一種把握我們生命的學問，是認識我們生命的學問。

再進一步說，這一生命，也並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歷史的生命。不是物質的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一個人活了一百年八十年，這只是自然生命。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他們的一部歷史，可以活上幾千年，這是文化的生命，歷史的生命。我們該瞭解，民族、文化、歷史，這三個名詞，却是同一個實質。民族並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祇能生育有人類，不能生育有民族。中國人必然得在其心靈上，精神上，真切感覺到我是一個中國人。這一觀念，由於中國民族的歷史文化所陶冶而成，却不是自然產生的。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識融合而始有的一種精神，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歷史精神。祇有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

偉大的中國民族來。若這一個民族的文化消滅了，這個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許多人類，依然不成爲一民族，也有許多民族，在歷史上有其存在，而現在已銷失無存，這關鍵在那裏呢？卽在於他們沒有了文化。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有文化的民族會沒有歷史的，也沒有一個有歷史的民族會沒有文化的。同時，也沒有一段有文化的歷史而不是由一個民族所產生的。因此，沒有歷史，卽證其沒有文化，沒有文化。也不可能沒有歷史。因爲歷史與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表現。所以沒有歷史，沒有文化，也不可能沒有民族之成立與存在。如是，我們可以說：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此歷史背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我們要把握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這文化的生命，就得到要在它的歷史上去下工夫。

前面已經講過，沒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歷史。同時，沒有文化，沒有歷史，也不可能沒有民族。個人的自然生命，有它自然的限度，然而民族文化歷史的生命，則可以無限的持久。凡屬歷史生命與文化生命，必然有它兩種的特徵：一是變化，一是持續。變化的便不持續，持續的卽不變化，自然界現象是如此。氫二氧變成水，便不再有氫與氧。但我們的文化生命，則在持續中有變化，在變化中有持續，與自然現象絕不同。講歷史，便要在持續中瞭解其變化，在變化中把握其持續。所以講歷史應該注重此兩點：一在求其變，一在求其久。我們一定要同時把握這兩個精神，纔能瞭解歷史的真精神。所以說『鑒古知今』『究往窮來』，這纔是史學的精神。史學是一種生命之學，研究文化生命，歷史生命，該注意其長時間持續中之不斷的變